

温暖岁月的棉花

◇ 安格

寒冬飘雪，纷纷扬扬的雪花给冬小麦盖上了一层棉被。那洁白的雪花像朵朵棉花，将我拉回记忆深处。

我打小在农村长大，深知侍弄棉花的不易。疏苗、打杈、喷药，还要逮棉铃虫，直到棉花结出大大的桃儿，乡亲们才能稍稍喘口气，伸一伸酸疼的腰。棉花是孩子们的学费，是身上的棉衣，是钱包鼓起来的盼头。

棉花知道感恩，所以开两次花。第一次开的花是粉白色的，很好看。待到秸秆黝黑、叶子枯落，棉桃恣肆地爆裂，露出雪白雪白的棉花，这是棉花第二次开花。

棉桃一咧嘴，家里人也咧着嘴笑了。爷爷奶奶、大伯大娘、叔叔婶婶，还有正在读小学的我们，在腰间系上兜子，腾出双手，拾起了棉花。长长的棉花畦里，坚硬的棉花壳倔强地守护着棉花，一不小心，它就会“啄”我的手。家人都叮嘱我小心些，他们遍布老茧的手

根本不理睬那些硬茬子，双手快速地拾，把棉花拾成堆、垛成垛。我和小伙伴在晾晒的棉花上肆意翻滚，常常在棉花的香甜味道里进入梦乡。

我们是被嗡嗡的纺车声喊醒的。奶奶坐在小马扎上，旋转着纺车，把不起眼的布基变成了根根洁白的棉线，嘴里哼着：“嗡嗡嗡，纺线线，纺花车子转得欢，一天能纺九两半。”奶奶纺出了一箩筐一箩筐的线穗子，也纺出了满头银发。

棉线织成粗布，做成了褂子、裤子。之后，市面上有了的确良、混纺、化纤面料的衣服。小年滴水成冰，父亲给我买了最时髦的羽绒服，衣服确实很漂亮，但太娇贵了，禁不住嬉戏打闹。

我还是喜欢母亲做的棉服。新棉花填到棉裤、棉袄和棉鞋里，穿在身上，感觉自己像年画里红着脸蛋儿的娃娃。

村西头的二刚怂恿我到村南的水

塘滑冰。一不小心，我们俩都掉进了冰窟窿里。我瑟缩着溜回家，挨了骂，躲到暖炕上，悄悄地钻进棉被，怯怯地睡了。过了一夜，炉火烤干了棉裤，母亲连夜给我做了一双新棉鞋，黑布条绒的鞋帮，千层的鞋底，透着棉花的清香，我心花怒放。

棉花柴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响着，地瓜玉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腌好的萝卜，蒸熟、晾晒，切成丝，再放上一勺熟棉籽油调味，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饭菜。

棉花全身都是宝。或许是对棉花的偏爱，现如今，我依然对纯棉的产品情有独钟。我喜欢棉花的蓬松，喜欢棉花的柔软，更喜欢棉花的圣洁。

在我的世界里，棉花不仅仅是一株植物，它是来自故乡的云朵。光阴荏苒，亲人渐老，回忆过去，总有一朵芬芳、厚实、坚韧、无私的棉花温暖着我。

(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)



记忆中的烟火味

◇ 于春林

“从前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……”我守着温暖的炉火，读着《从前慢》，思绪飘到了远方炊烟袅袅的村落。

大雪过后，村里的乡亲们陆续开始包黏豆包了。

老家的黏豆包香气四溢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团坐在火炕上，火炕上放着一张木桌，桌上有发酵好的黏米面，还有一盆煮熟的小豆，散发着香甜的味道。

母亲挨个包好黏豆包，便到堂屋烧起火来。灶屋里弥漫着淡淡的烟火味，母亲不停地往灶膛里添柴火，我依偎着母亲，烤着炉火，等待着锅里的黏豆包变熟。

小豆醇香，黏米软糯，五谷杂粮融合在一起，咬一口，香软可口，那味道至今难忘。小小的黏豆包是亲情的纽带，也是乡愁的慰藉。

我在农村长大，闻到烟火味就像回到了家里。如今，清洁能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，老家也没有了从前的烟火味。但我还是喜欢在老屋里，坐在火炕上品味老家灶屋里烧的饭菜。尤其是母亲煮的高粱米饭、父亲做的鱼，还有母亲做的猪肉酸菜、父亲买回来的冻梨，想想就流口水。所以，每到冬天，我总要回老家待几天，白天与家人邻居唠家常，晚上在热炕上睡一个囫囵觉。

在艺术家的眼睛里，乡村俨然一幅水墨画，炊烟袅袅，静谧怡人。

冬天，总是与一炉烟火相关，而这炉烟火，总能给人带来温暖。即使只是默默看着，也感觉很温暖。乡村的炊烟起，满满的烟火气，那是岁月的味道。

瑞雪·红果

鲍力 摄



薛姨的“花”样生活

◇ 尚庆海

邻居薛姨年近八旬，眼不花耳不聋，每天笑呵呵的。平常在小区里遇见她，隔着一段距离，她洪亮的招呼声就远远地传了过来。每次见薛姨，她手里总是捏着一朵小野花。天冷了，外面的花草草不多了，上次见到薛姨时，她手里捏着一小节翠绿的柏枝。

薛姨从小就爱花。王叔是薛姨的老伴，他们是一个村的。王叔说，他能和薛姨走到一起，就是因为薛姨爱花。他们年轻的时候，每天都要下地挣工分，风雨无阻。王叔作为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感觉累，薛姨却笑嘻嘻的，上工下工的道路上，有野花采野花，有青

草就掐根青草，捏在手里晃来晃去。王叔说，那时，男女老少穿的都是黑灰色的粗布衣，颜色很沉闷。在王叔眼里，拿着花花草草的薛姨像花儿一样漂亮。

冬天，除了麦苗是绿色的，很难见到有颜色的植物。王叔便用旧布条剪成一片片指甲盖大小的“花瓣”，串在树枝上，再用麻绳系住“花瓣”的底部，做了一朵布花，悄悄送给了薛姨，薛姨当时又羞涩又惊喜。

第二年冬天，薛姨便和王叔结婚了，他们家没什么家具，唯有一朵王叔用衬衣做的一朵大大的“花”。

当时孩子多，生活困难，薛姨就做绢花拿到集市上卖，补贴家用。一做起绢

花，薛姨眼里有光，脸上带笑，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，做出的绢花也十分漂亮。

随着生活慢慢变好，王叔在自家院里建了一个小花圃，一年四季都有花，薛姨每天都坐在院子里赏花。再后来，他们的儿子搬到了城里，王叔也学着城里人，逢年过节都给薛姨送花，每次收到花，薛姨的脸上都乐开了花。

有一次，我去薛姨家串门，看到薛姨家摆了许多花盆，花盆里有天竺葵、报春花、仙客来等十多个品种。薛姨最喜欢王叔陪着她去野外采野花，将野花插在花瓶里，家里生机勃勃。

在王叔这位懂花又勤劳的老花匠的呵护下，薛姨成了一朵幸福的花。